

中国十大名著

東周列國志

(中)

馮夢龍〔清〕蔡元放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中 国 十 大 名 著

东周列国志

[明] 冯梦龙

[清] 蔡元放

(中)

目 录

第一回	周宣王闻谣轻杀	杜大夫化厉鸣冤	(1)
第二回	褒人赎罪献美女	幽王烽火戏诸侯	(7)
第三回	犬戎主大闹镐京	周平王东迁洛邑	(14)
第四回	秦文公郊天应梦	郑庄公掘地见母	(21)
第五回	宠虢公周郑交质	助卫逆鲁宋兴兵	(27)
第六回	卫石碏大义灭亲	郑庄公假命伐宋	(34)
第七回	公孙阏争车射考叔	公子翬献谄贼隐公	(41)
第八回	立新君华督行赂	败戎兵郑忽辞婚	(48)
第九回	齐侯送文姜婚鲁	祝聃射周王中肩	(53)
第十回	楚熊通僭号称王	郑祭足被胁立庶	(58)
第十五回	宋庄公贪赂构兵	郑祭足杀婿逐主	(64)
第十二回	卫宣公筑台纳媳	高渠弥乘间易君	(71)
第十三回	鲁桓公夫妇如齐	郑子亹君臣为戮	(77)
第十四回	卫侯朔抗王入国	齐襄公出猎遇鬼	(82)
第十五回	雍大夫计杀无知	鲁庄公乾时大战	(89)
第十六回	释槛囚鲍叔荐仲	战长勺曹刿败齐	(94)
第十七回	宋国纳赂诛长万	楚王杯酒虏息妫	(100)
第十八回	曹沫手剑劫齐侯	桓公举火爵宁戚	(107)
第十九回	擒傅瑕厉公复国	杀子颓惠王反正	(114)
第二十回	晋献公违卜立骊姬	楚成王平乱相子文	(121)
第二十一回	管夷吾智辨偷儿	齐桓公兵定孤竹	(129)
第二十二回	公子友两定鲁君	齐皇子独对委蛇	(138)
第二十三回	卫懿公好鹤亡国	齐桓公兴兵伐楚	(145)
第二十四回	盟召陵礼款楚大夫	会葵邱义戴周天子	(154)
第二十五回	智荀息假途灭虢	穷百里饲牛拜相	(163)
第二十六回	歌扊扅百里认妻	获陈宝穆公证梦	(171)
第二十七回	骊姬巧计杀申生	献公临终嘱荀息	(177)

目

錄

第二十八回	里克两弑孤主	穆公一平晋乱	(183)
第二十九回	晋惠公大诛群臣	管夷吾病榻论相	(189)
第三十回	秦晋大战龙门山	穆姬登台要大赦	(195)
第三十一回	晋惠公怒杀庆郑	介子推割股啖君	(202)
第三十二回	晏蛾儿逾墙殉节	群公子大闹朝堂	(208)
第三十三回	宋公伐齐纳子昭	楚人伏兵劫盟主	(216)
第三十四回	宋襄公假仁失众	齐姜氏乘醉遣夫	(223)
第三十五回	晋重耳周游列国	秦怀嬴重婚公子	(230)
第三十六回	晋吕郤夜焚公宫	秦穆公再平晋乱	(237)
第三十七回	介子推守志焚绵上	太叔带怙宠入宫中	(244)
第三十八回	周襄王避乱居郑	晋文公守信原	(252)
第三十九回	柳下惠授词却敌	晋文公伐卫破曹	(259)
第四十回	先轸诡谋激子玉	晋楚城濮大交兵	(267)
第四十一回	连谷城子玉自杀	践土坛晋侯主盟	(275)
第四十二回	周襄王河阳受觐	卫元咺公馆对狱	(282)
第四十三回	智宁俞假鸩复卫	老烛武缒城说秦	(289)
第四十四回	叔詹据鼎抗晋侯	弦高假命犒秦军	(296)
第四十五回	晋襄公墨缞败秦	先元帅免胄殉翟	(302)
第四十六回	楚商臣宫中弑父	秦穆公崤谷封尸	(310)
第四十七回	弄玉吹箫双跨凤	赵盾背秦立灵公	(316)
第四十八回	刺先克五将乱晋	召士会寿余给秦	(324)
第四十九回	公子鲍厚施买国	齐懿公竹池遇变	(332)
第五十回	东门遂援立子倭	赵宣子桃园强谏	(339)
第五十一回	责赵盾董狐直笔	诛斗椒绝缨大会	(347)
第五十二回	公子宋尝鼋构逆	陈灵公袒服戏朝	(355)
第五十三回	楚庄王纳谏复陈	晋景公出师救郑	(362)
第五十四回	荀林父纵属亡师	孟侏儒托优悟主	(369)
第五十五回	华元登床劫子反	老人结草亢杜回	(377)
第五十六回	萧夫人登台笑客	逢丑父易服免君	(384)
第五十七回	娶夏姬巫臣逃晋	围下宫程婴匿孤	(391)
第五十八回	说秦伯魏相迎医	报魏锜养叔献艺	(398)
第五十九回	宠胥童晋国大乱	诛岸贾赵氏复兴	(406)
第六十回	智武子分军肆敌	逼阳城三将斗力	(413)
第六十一回	晋悼公驾楚会萧鱼	孙林父因歌逐献公	(420)

目

錄

第六十二回	诸侯同心围齐国	晋臣合计逐栾盈	(428)
第六十三回	老祁奚力救羊舌	小范鞅智劫魏舒	(435)
第六十四回	曲沃城栾盈灭族	且于门杞梁死战	(442)
第六十五回	弑齐光崔庆专权	纳卫衍宁喜擅政狻	(450)
第六十六回	杀宁喜子鮒出奔	戮崔杼庆封独相	(457)
第六十七回	卢蒲癸计逐庆封	楚灵王大合诸侯	(464)
第六十八回	贺黡祁师旷辨新声	散家财陈氏买齐国	(472)
第六十九回	楚灵王挟诈灭陈蔡	晏平仲巧辩服荆蛮	(478)
第七十回	杀三兄楚平王即位	劫齐鲁晋昭公寻盟	(486)
第七十一回	晏平仲二桃杀三士	楚平王娶媳逐世子	(494)
第七十二回	棠公尚捐躯奔父难	伍子胥微服过昭关	(502)
第七十三回	伍员吹箫乞吴市	专诸进炙刺王僚	(510)
第七十四回	囊瓦惧谤诛无极	要离贪名刺庆忌	(519)
第七十五回	孙武子演阵斩美姬	蔡昭侯纳质乞吴师	(527)
第七十六回	楚昭王弃郢西奔	伍子胥掘墓鞭尸	(534)
第七十七回	泣秦庭申包胥借兵	退吴师楚昭王返国	(542)
第七十八回	会夹谷孔子却齐	堕三都闻人伏法	(549)
第七十九回	归女乐黎弥阻孔子	栖会稽文种通宰嚭	(558)
第八十回	夫差违谏释越	勾践竭力事吴	(567)
第八十一回	美人计吴宫宠西施	言语科子贡说列国	(575)
第八十二回	杀子胥夫差争霸	纳蒯聩子路结缨	(583)
第八十三回	诛芈胜叶公定楚	灭夫差越王称霸	(592)
第八十四回	智伯决水灌晋阳	豫让击衣报襄子	(601)
第八十五回	乐羊子怒毒中山羹	西门豹乔送河伯妇	(609)
第八十六回	吴起杀妻求将	驺忌鼓琴取相	(616)
第八十七回	说秦君卫鞅变法	辞鬼谷孙膑下山	(624)
第八十八回	孙膑佯狂脱祸	庞涓兵败桂陵	(632)
第八十九回	马陵道万弩射庞涓	咸阳市五牛分商鞅	(640)
第九十回	苏秦合纵相六国	张仪被激往秦邦	(647)
第九十一回	学让国燕哙召兵	伪献地张仪欺楚	(655)
第九十二回	赛举鼎秦武王绝胫	莽赴会楚怀王陷秦	(662)
第九十三回	赵主父饿死沙邱宫	孟尝君偷过函谷关	(669)
第九十四回	冯谖弹铗客孟尝	齐王纠兵伐桀宋	(676)
第九十五回	说四国乐毅灭齐	驱火牛田单破燕	(684)

第九十六回	蔺相如两屈秦王	马服君单解韩围	………	(690)
第九十七回	死范雎计逃秦国	假张禄廷辱魏使	………	(697)
第九十八回	质平原秦王索魏齐	败长平白起坑赵卒	………	(705)
第九十九回	武安君含冤死杜邮	吕不韦巧计归异人	………	(714)
第一百回	鲁仲连不肯帝秦	信陵君窃符救赵	………	(722)
第一百一回	秦王灭周迁九鼎	廉颇败燕杀二将	………	(729)
第一百二回	华阴道信陵败蒙骜	胡卢河庞煖斩剧辛	………	(736)
第一百三回	李国舅争权除黄歇	樊於期传檄讨秦王	………	(743)
第一百四回	甘罗童年取高位	嫪毐伪腐乱秦宫	………	(749)
第一百五回	茅焦解衣谏秦王	李牧坚壁却桓齮	………	(756)
第一百六回	王敖反间杀李牧	田光刎颈荐荆轲	………	(763)
第一百七回	献地图荆轲闹秦庭	论兵法王翦代李信	………	(769)
第一百八回	兼六国混一舆图	号始皇建立郡县	………	(776)

第三十九回

柳下惠授词却敌 晋文公伐卫破曹

话说晋文公定了温、原、阳樊、攒茅四邑封境，直通太行山之南，谓之南阳。此周襄王十七年之冬也。时齐孝公亦有嗣位之意。自无亏之死，恶了鲁僖公；鹿上不署，别了宋襄公；孟会不赴，背了楚成王。诸侯离心，朝聘不至。孝公心怀愤怒，欲用兵中原，以振先业，乃集群臣问曰：“先君桓公在日，无岁不征，无日不战。今寡人安坐朝堂，如居蜗壳之中，不知外事，寡人愧之！昔年鲁侯谋救无亏，与寡人为难，此仇未报。今鲁北与卫结，南与楚通，倘结连伐齐，何以当之？闻鲁岁饥，寡人意欲乘此加兵，以杜其谋，诸卿以为何如？”上卿高虎奏曰：“鲁方多助，伐之未必有功。”孝公曰：“虽无功，且试一行，以观诸侯离合之状。”乃亲率车徒二百乘，欲侵鲁之北鄙。边人闻信，先来告急。

鲁正值饥馑之际，民不胜兵，大夫臧孙辰言于僖公曰：“齐挟忿深入，未可与争胜负也，请以辞令谢之！”僖公曰：“当今善为辞令者何人？”臧孙辰对曰：“臣举一人，乃先朝司空无骇之子，展氏获名，字子禽，官拜士师，食邑柳下。此人外和内介，博文达理，因居官执法，不合于时，弃职归隐。若得此人为使，定可不辱君命，取重于齐矣。”僖公曰：“寡人亦素知其人，今安在？”曰：“见在柳下。”使人召之，展获辞以病不能行。臧孙辰曰：“禽有从弟名喜，虽在下僚，颇有口辩。若令喜就获之家，请其指授，必有可听。”僖公从之。

展喜至柳下，见了展获，道达君命，展获曰：“齐之伐我，欲绍桓公之伯业也。夫图伯莫如尊王，若以先王之命责之，何患无辞？”展喜复于僖公曰：“臣知所以却齐矣。”僖公已具下犒师之物，无非是牲醴、粟帛之类，装做数车，交与展喜。喜至北鄙，齐师尚

未入境，乃迎将上去，至汶南地方，刚遇齐兵前队，乃崔夭为先锋。展喜先将礼物呈送崔夭，崔夭引至大军，谒见齐侯，呈上犒军礼物，曰：“寡君闻君亲举玉趾，将辱临于敝邑，使下臣喜奉犒执事。”孝公曰：“鲁人闻寡人兴师，亦胆寒乎？”喜答曰：“小人则或者胆寒，下臣不知也。若君子，则全无惧意。”孝公曰：“汝国文无施伯之智，武无曹刿之勇，况正逢饥馑，野无青草，何所恃而不惧？”喜答曰：“敝邑别无所恃，所恃者先王之命耳。昔周先王封太公于齐，封我先君伯禽于鲁，使周公与太公割牲为盟。誓曰：‘世世子孙，同奖王室，无相害也。’此语载在盟府，太史掌之。桓公是以九合诸侯，而先与庄公为柯之盟，奉王命也。君嗣位九年，敝邑君臣引领望齐曰：‘庶几修先伯主之业，以亲睦诸侯。’若弃成王之命，违太公之誓，墮桓公之业，以好为仇，度君侯之必不然也，敝邑恃此不惧。”孝公曰：“子归语鲁侯，寡人愿修睦，不复用兵矣。”即日传令班师。潜渊有诗，讥臧孙辰知柳下惠之贤，不能荐引同朝。诗云：

北望烽烟鲁势危，片言退敌奏功奇。

臧孙不肯开贤路，柳下仍淹展士师。

展喜还鲁，复命于僖公。臧孙辰曰：“齐师虽退，然其意实轻鲁。臣请偕仲遂如楚，乞师伐齐，使齐侯不敢正眼觑鲁，此数年之福也。”僖公以为然，乃使公子遂为正使，臧孙辰为副使，行聘于楚。

臧孙辰素与楚将成得臣相识，使得臣先容于楚王，谓楚王曰：“齐背鹿上之约，宋为泓水之战，二国者，皆楚仇也。王若问罪于二国，寡君愿悉索敝赋，为王前驱。”楚成王大喜，即拜成得臣为大将，申公叔侯副之，率兵伐齐。取阳谷之地，以封齐桓公之子雍，使雍巫相之。留甲士千人，从申公叔侯屯戍，以为鲁之声援，成得臣奏凯还朝。

令尹子文时已年老，请让政于得臣。楚王曰：“寡人怨宋，甚于怨齐。子玉已为我报齐矣，卿为我伐宋，以报郑之仇。俟凯旋之日，听卿自便何如？”子文曰：“臣才万不及子玉，愿以自代，必不误君王之事。”楚王曰：“宋方事晋，楚若伐宋，晋必救之。两当晋、宋，非卿不可，卿强为寡人一行。”乃命子文治兵于睽，简阅车马，申明军法。子文满意欲显子玉之能，是日草草完事，终朝毕事，不戮一人。楚王曰：“卿阅武而不戮一人，何以立威？”子文奏曰：“臣之才力，比于强弩之末矣。必欲立威，非子玉不可。”楚王

更使得臣治兵于劳。得臣简阅精细，用法严肃，有犯不赦，竟一日之长；方才事毕。总计鞭七人之背，贯三人之耳，真个钟鼓添声，旌旗改色。楚王喜曰：“子玉果将才也！”子文复请致政，楚王许之。乃以得臣为令尹，掌中军元帅事。群臣皆造子文之宅，贺其举荐得人，致酒相款。

时文武毕集，惟大夫劳吕臣有微恙不至。酒至半酣，阍人报：“门外有一小儿求见。”子文命召入。那小儿举手鞠躬，竟造末席而坐，饮酒啖炙，傍若无人。有人认识此儿，乃劳吕臣之子，名曰劳贾，年方一十三岁。子文异之，问曰：“某为国得一大将，国老无不贺，尔小子独不贺，何也？”劳贾曰：“诸公以为可贺，愚以为可吊耳！”子文怒曰：“汝谓可吊，有何说？”贾曰：“愚观子玉为人，勇于任事，而昧于决机，能进而不能退，可使佐斗，不可专任也。若以军政委之，必至偾事。谚云‘太刚则折’，子玉之谓矣！举一人而败国，又何贺焉？如其不败，贺未晚也。”左右曰：“此小儿狂言，不须听之。”劳贾大笑而出，众公卿俱散。

明日，楚王拜得臣为大将，亲统大兵，纠合陈、蔡、郑、许四路诸侯，一同伐宋，围其缗邑，宋成公使司马公孙固如晋告急。晋文公集群臣问计，先轸进曰：“方今惟楚强横，而于君有私恩。今楚戍谷伐宋，生事中原，此天授我以救灾恤患之名也。取威定伯，在此举矣！”文公曰：“寡人欲解齐、宋之患，如何而可？”狐偃进曰：“楚始得曹而新婚于卫，是二国又皆主公之仇也。若兴师以伐曹、卫，楚必移兵来救，则齐、宋宽矣。”文公曰：“善。”乃以其谋告公孙固，使回报宋公，令其坚守，公孙固领命去了。

文公以兵少为虑，赵衰进曰：“古者大国三军，次国二军，小国一军。我曲沃武公，始以一军受命，献公始作二军，以灭霍、魏、虞、虢诸国，拓地千里。晋在今日，不得为次国，宜作三军。”文公曰：“三军既作，遂可用否？”赵衰曰：“未也。民未知礼，虽聚而易散，君盍大搜以示之礼，使民知尊卑长幼之序，动亲上死长之心，然后可用。”文公曰：“作三军，必须立元帅，谁堪其任？”赵衰对曰：“夫为将者，有勇不如智，有智不如学。君如求智勇之将，不患无人，若求有学者，臣所见惟郤穀一人耳。穀年五十余矣，好学不倦，说《礼》、《乐》而敦《诗》、《书》，夫《礼》、《乐》、《诗》、《书》，先王之法，德义之府也。民生以德义为本，兵

事以民为本，惟有德义者，方能恤民，能恤民者，方能用兵。”文公曰：“善。”乃召郤穀为元帅，穀辞不受。文公曰：“寡人知卿，卿不可辞！”强之再三，乃就职。择日，大搜于被庐，作中上下三军，郤穀将中军，郤溱佐之，祁瞞掌大将旗鼓。使狐偃将上军，偃辞曰：“臣兄在前，弟不可以先兄。”乃命狐毛将上军，狐偃佐之。使赵衰将下军，衰辞曰：“臣贞慎不如栾枝，有谋不如先轸，多闻不如胥臣。”乃命栾枝将下军，先轸佐之。荀林父御戎，魏犨为车右，赵衰为大司马。郤穀登坛发令，三通鼓罢，操演阵法，少者在前，长者在后，坐作进退，皆有成规。有不能者，教之；三教而不遵，以违令论，然后用刑。一连操演三日，奇正变化，指挥如意，众将见郤穀宽严得体，无不佩服。方欲鸣金收军，忽将台之下，起一阵旋风，竟将大帅旗杆，吹为两段，众皆变色，郤穀曰：“帅旗倒折，主将当应之。吾不能久与诸子同事，然主公必成大功。”众问其故，穀但笑而不答，时周襄王十九年冬十二月之事也。

明年春，晋文公议分兵以伐曹、卫，谋于郤穀，穀对曰：“臣已与先轸商议停当矣。今日非与曹、卫为难也，分兵可以当曹、卫，而不可以当楚，主公宜以伐曹为名，假道于卫，卫、曹和睦，必然不允。我乃从南河济师，出其不意，直捣卫境，所谓‘迅雷不及掩耳’，胜有八九。既胜卫，然后乘势而临曹。曹伯素失民心，又惕于败卫之威，其破曹必矣！”文公喜曰：“子真有学之将也！”即使人如卫假道伐曹。卫大夫元咺请于成公曰：“始晋君出亡过我，先君未尝加礼，今来假道，君必听之，不然，彼将先卫而后曹矣。”成公曰：“寡人与曹共服于楚，若假以伐曹之路，恐未结晋欢，而先取楚怒也。怒晋，犹恃有楚，并怒楚，将何恃乎？”遂不许，晋使回报文公。文公曰：“不出元帅所料也！”乃命迂道南行。

渡了黄河，行至五鹿之野，文公曰：“嘻，此介子推割股处也！”不觉凄然泪下，诸将皆感叹悲。魏犨曰：“吾等当拔城取邑，为君雪往年之耻，何用叹息？”先轸曰：“武子之言是也。臣愿率本部之兵，独取五鹿。”文公壮其言，许之。魏犨曰：“吾当助子一臂。”二将升车前进。先轸令军士多带旗帜，凡所过山林、高阜之处，便教悬插，务要透出林表。魏犨曰：“吾闻‘兵行诡道’，今遍张旗表，反使敌人知备，不知何意？”先轸曰：“卫素臣服于齐，近改事荆蛮，国人不顺，每虞中国之来讨，吾主欲继齐图伯，不可示弱，当以先声夺之。”

却说五鹿百姓，不意晋兵猝然来到，登城了望，但见旌旗布满山林，正不知兵有多少。不论城内城外居民，争先逃窜，守臣禁止不住。先轸兵到，无人守御，一鼓拔之。遣人报捷于文公。文公喜形于色，谓狐偃曰：“舅云得土，今日验矣！”乃留老将郤步扬屯守五鹿，大军移营，进屯敛孟。郤穀忽然得病，文公亲往视之。郤穀曰：“臣蒙主公不世之遇，本欲涂肝裂脑，以报知己。奈天命有限，当应折旗之兆，死在旦夕！尚有一言奉启。”文公曰：“卿有何言？寡人无不听教。”穀曰：“君之伐曹、卫，本谋固以致楚也。致楚必先计战，计战必先合齐、秦。秦远而齐近，君还遣一使结好齐侯，愿与结盟，齐方恶楚，亦思结晋，倘得齐侯降临，则卫、曹必惧而请成，因而收秦，此制楚之全策也。”文公曰：“善。”遂遣使通好于齐，叙述桓公先世之好，愿与结盟，同攘荆蛮。

时齐孝公已薨，国人推立其弟潘，是为昭公。潘，葛嬴所生也，新嗣大位，以取谷之故，正欲结晋以抗楚。闻知晋侯屯军敛孟，即日命驾至卫地相会。卫成公见五鹿已失，忙使宁俞之子宁俞，前来谢罪请成。文公曰：“卫不容假道，今惧而求成，非其本心，寡人旦夕当踏平楚丘矣。”宁俞还报卫侯。时楚丘城中，讹传晋兵将到，一夕五惊。俞谓卫成公曰：“晋怒方盛，国人震恐，君不如暂出城避之。晋知主公已出，必不来攻楚丘，然后再乞晋好，保全社稷可也。”成公叹曰：“先君不幸失礼于亡公子，寡人又一时不明，不允假道，以至如此。累及国人，寡人亦无面目居于国中！”乃使大夫咺同其弟叔武摄国事，自己避居襄牛之地；一面使大夫孙炎求救于楚。时乃春二月也。髯翁有诗云：

患难何须具主宾，纳姬赠马怪纷纷。

谁知五鹿开疆者，便是当年求乞人！

是月，郤穀卒于军。晋文公悼惜不已，使人护送其丧归国。以先轸有取五鹿之功，升为元帅。用胥臣佐下军，以补先轸之缺，因赵衰前荐胥臣多闻，是以任之。文公欲遂灭卫国，先轸谏曰：“本为楚困齐、宋，来拯其危，今齐、宋之患未解，而先覆人国，非伯者存亡恤小之义也。况卫虽无道，其君已出，废置在我，不如移兵东伐曹，比及楚师救卫，则我已在曹矣。”文公然其言。

三月，晋师围曹。曹共公集群臣问计，僖负羁进曰：“晋君此行，为报观胁之怨也。其怒方深，不可较力，臣愿奉使谢罪请平，以救一国百姓之难。”曹共公曰：“晋不纳卫，肯独纳曹乎？”大夫

于朗进曰：“臣闻晋侯出亡过曹，负羈私馈饮食，今又自请奉使，此乃卖国之计，不可听之。主公先斩负羈，臣自有计退晋。”曹共公曰：“负羈谋国不忠，姑念世臣，免杀罢官。”负羈谢恩出朝去了。正是：“闭门不管窗前月，吩咐梅花自主张。”共公问于朗：“计将安出？”于朗曰：“晋侯恃胜，其气必骄。臣请诈为密书，约以黄昏献门，预使精兵挟弓弩，伏于城墉之内，哄得晋侯入城，将悬门放下，万矢俱发，不愁不为齑粉。”曹共公从其计。

晋侯得于朗降书，便欲进城。先轸曰：“曹力未亏，安知非诈？臣请试之。”乃择军中长须伟貌者，穿晋侯衣冠代行，寺人勃鞮自请为御。黄昏左侧，城上竖起降旗一面，城门大开，假晋侯引著五百余人，长驱而入。未及一半，但闻城墉之内，梆声乱响，箭如飞蝗射来。急欲回车，门已下闸，可惜勃鞮及三百余人，死做一堆！幸得晋侯不去，不然，“昆岗失火，玉石俱焚”了。晋文公先年过曹，曹人多有认得的，其夜仓卒不辨真伪，于朗只道晋侯已死，在曹共公面前，好不夸嘴！及至天明辨验，方知是假的，早减了一半兴。其未曾入城者，逃命来见晋侯。

晋侯怒上加怒，攻城愈急。于朗又献计曰：“可将射死晋兵，暴尸于城上，彼军见之，必然惨沮，攻不尽力。再延数日，楚救必至，此乃摇动军心之计也。”曹共公从之。晋军见城头用枰竿悬尸，累累相望，口中怨叹不绝。文公谓先轸曰：“军心恐变，如之奈何？”先轸对曰：“曹国坟墓，俱在西门之外，请分军一半，列营于墓地，若将发掘者，城中必惧，惧必乱，而后乃可乘也。”文公曰“善。”乃令军中扬言：“将发曹人之墓。”使狐毛、狐偃率所部之众，移屯墓地，备下锹锄，限定来日午时，各以墓中髑髅献功。城内闻知此信，心胆俱裂。曹共公使人于城上大叫：“休要发墓，今番真正愿降！”先轸亦使人应曰：“汝诱杀我军，复磔尸城上，众心不忍，故将发墓，以报此恨！汝能殡殓死者，以棺送还吾军，吾当敛兵而退矣。”曹人覆曰：“既如此，请宽限三日！”先轸应曰：“三日内不送尸棺，难怪我辱汝祖宗也！”曹共公果然收取城上尸骸，计点数目，各备棺木，三日之内，盛敛得停停当当，装载乘车之上。先轸定下计策，预令狐毛、狐偃、栾枝、胥臣整顿兵车，分作四路埋伏，只等曹人开门出棺，四门一齐攻打进去。

到第四日，先轸使人于城下大叫：“今日还我尸棺否？”曹人城上应曰：“请解围退兵五里，即当交纳。”先轸稟知文公，传令退

兵，果退五里之远。城门开处，棺车分四门推出，才出得三分之一，忽闻炮声大举，四路伏兵一齐发作，城门被丧车填塞，急切不能关闭，晋兵乘乱攻入。曹共公方在城上弹压，魏犨在城外看见，从车中一跃登城，劈胸揪住，缚做一束。于朗越城欲遁，被颠颉获住斩之。晋文公率众将登城楼受捷，魏犨献曹伯襄，颠颉献于朗首级，众将各有擒获。晋文公命取仕籍观之，乘轩者三百人，各有姓名，按籍拘拿，无一脱者。籍中不见僖负羈名字，有人说：“负羈为劝曹君行成，已除籍为民矣。”文公乃面数曹伯之罪曰：“汝国只有一贤臣，汝不能用，却任用一班宵小，如小儿嬉戏，不亡何待？”喝教：“幽于大寨，俟胜楚之后，待听处分。”其乘轩三百人，尽行诛戮，抄没其家，以赏劳军士。僖负羈有盘飧之惠，家住北门，环北门一带，传令：“不许惊动，如有犯僖氏一草一木者，斩首！”晋侯分调诸将，一半守城，一半随驾，出屯大寨。胡曾先生咏史诗云：

曹伯慢贤遭絷虏，负羈行惠免诛夷。
眼前不肯行方便，到后方知是与非。

却说魏犨、颠颉二人，素有挟功骄恣之意，今日见晋侯保全僖氏之令，魏犨忿然曰：“吾等今日擒君斩将，主公并无一言褒奖，些须盘飧，所惠几何，却如此用情，真个轻重不分了！”颠颉曰：“此人若仕于晋，必当重用，我等被他欺压，不如一把火烧死了他，免其后患。便主公晓得，难道真个斩首不成？”魏犨曰：“言之有理。”二人相与饮酒，候至夜静，私领军卒，围住僖负羈之家，前后门放起火来，火焰冲天。魏犨乘醉恃勇，跃上门楼，冒著火势，在檐溜上奔走如飞，欲寻僖负羈杀之。谁知栋梁焚毁，倒塌下来，扑陆一声，魏犨失脚坠地，跌个仰面朝天。只听得天崩地裂之声，一根败栋刮喇的，正打在魏犨胸脯上，魏犨大痛无声，登时口吐鲜血，前后左右，火球乱滚，只得挣揣起来，兀自攀著庭柱仍跃上屋，盘旋而出。满身衣服，俱带著火，扯得赤条条，方免焚身之祸。魏犨虽然勇猛，此时不繇不困倒了。刚遇颠颉来到，扶到空闲去处，解衣衣之，一同上车，回寓安歇。

却说狐偃、胥臣在城内，见北门火起，疑有军变，慌忙引兵来视，见僖负羈家中被火，急教军士扑灭，已自焚烧得七零八落。僖负羈率家人救火，触烟而倒，比及救起，已中火毒，不省人事。其妻曰：“不可使僖氏无后！”乃抱五岁孩儿僖禄奔后园，立污池中得

免。乱到五更，其火方熄。僖氏家丁死者数人，残毁房舍民居数十余家，狐偃、胥臣访知是魏犨、颠颉二人放的火，大惊，不敢隐瞒，飞报大寨。那大寨离城五里，是夜虽望见城中火光，不甚明白，直到天明，文公接得申报，方知其故。即刻驾车入城，先到北门来看僖负羁，负羁张目一看，遂瞑。文公叹息不已。负羁妻抱著五岁孩儿僖禄，哭拜于地。文公亦为垂泪，谓曰：“贤嫂不必愁烦，寡人为汝育之。”即怀中拜为大夫，厚赠金帛，殡葬负羁，携其妻子归晋。直待曹伯归附之后，负羁妻愿归乡省墓，乃遣人送归。僖禄长成，仍仕于曹为大夫，此是后话。

当日文公命司马赵衰，议违命放火之罪，欲诛魏犨、颠颉。赵衰奏曰：“此二人有十九年从亡奔走之劳，近又立有大功，可以赦之！”文公怒曰：“寡人所以取信于民者，令也。臣不遵令，不谓之臣，君不能行令于臣，不谓之君。不君不臣，何以立国？诸大夫有劳于寡人者甚众，若皆可犯令擅行，寡人自今不复能出一令矣！”赵衰复奏曰：“主公之言甚当。然魏犨材勇，诸将莫及，杀之诚为可惜！且罪有首从，臣以为借颠颉一人，亦足警众，何必并诛？”文公曰：“闻魏犨伤胸不能起，何惜此旦暮将死之人，而不以行吾法乎？”赵衰曰：“臣请以君命问之，如其必死，诚如君言，倘尚可驱驰，愿留此虎将，以备缓急。”文公点头道：“是。”乃使荀林父往召颠颉，使赵衰视魏犨之病。不知魏犨性命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十回

先轸诡谋激子玉 晋楚城濮大交兵

话说赵衰奉了晋侯密旨，乘车来看魏犨。时魏犨胸脯伤重，病卧于床，问：“来者是几人？”左右曰：“止赵司马单车至此。”魏犨曰：“此探吾死生，欲以我行法耳！”乃命左右取匹帛：“为我束胸，我当出见使者。”左右曰：“将军病甚，不宜轻动。”魏犨大喝曰：“病不至死，决勿多言！”如常装束而出。赵衰问曰：“闻将军病，犹能起乎？主公使衰问子所苦。”魏犨曰：“君命至此，不敢不敬，故勉强束胸以见吾子。犨自知有罪当死，万一获赦，尚将以余息报君父之恩，其敢自逸！”于是距跃者三，曲踊者三。赵衰曰：“将军保重，衰当为主公言之。”乃复命于文公，言：“魏犨虽伤，尚能跃踊，且不失臣礼，不忘报效。君若赦之，后必得其死力。”文公曰：“苟足以申法而警众，寡人亦何乐乎多杀？”

须臾，荀林父拘颠颉至，文公骂曰：“汝焚僖大夫之家何意？”颠颉曰：“介子推割股啖君，亦遭焚死，况盘飧乎？臣欲使僖负羈附于介山之庙也！”文公大怒曰：“介子推逃禄不仕，何与寡人？”乃问赵衰曰：“颠颉主谋放火，违命擅刑，合当何罪？”赵衰应曰：“如今当斩首！”文公喝命军正用刑，刀斧手将颠颉拥出辕门斩之，命以其首祭负羈于僖氏之家，悬其首于北门，号令曰：“今后有违寡人之令者，视此！”文公又问赵衰曰：“魏犨与颠颉同行，不能谏阻，合当何罪？”赵衰应曰：“当革职，使立功赎罪。”文公乃革魏犨右戎之职，以舟之侨代之。将士皆相顾曰：“颠、魏二将，有十九年从亡大功，一违君命，或诛或革，况他人乎？国法无私，各宜谨慎！”自此三军肃然知畏。史官有诗云：

乱国全凭用法严，私劳公议两难兼。
只因违命功难赎，岂为盘飧一夕淹？

话分两头。却说楚成王伐宋，克了缗邑，直至睢阳，四面筑起长围，欲俟其困，迫而降之。忽报：“卫国遣使臣孙炎告急。”楚王召问其事，孙炎将晋取五鹿，及卫君出居襄牛之事，备细诉说，“如救兵稍迟，楚丘不守。”楚王曰：“吾舅受困，不得不救。”乃分申、息二邑之兵，留元帅成得臣及斗越椒、斗勃、宛春一班将佐，同各路诸侯围宋，自统𫇭吕臣、斗宜申等，率中军两广，亲往救卫。四路诸侯，亦虑本国有事，各各辞回，止留其将统兵。陈将辕选、蔡将公子印、郑将石癸、许将百疇，俱听得臣调度。

单说楚王行至半途，闻晋兵已移向曹国，正议救曹，未几，报至：“晋兵已破曹，执其君。”楚王大惊曰：“晋之用兵，何神速乃尔？”遂驻军于申城，遣人往谷，取回公子雍及易牙等，以谷地仍复归齐，使申公叔侯与齐讲和，撤戍而还。又遣人往宋，取回成得臣之师，且戒谕之曰：“晋侯在外十九年矣，年逾六旬，而果得晋国，备尝险阻，通达民情，殆天假之年，以昌大晋国之业。非楚所能敌也，不如让之。”使命至谷，申公叔侯致谷修好于齐，班师回楚。惟成得臣自恃其才，愤愤不平，谓众诸侯曰：“宋城旦暮且破，奈何去之？”斗越椒亦以为然。得臣使回见楚王：“愿少待破宋，奏凯而回。如遇晋师，请决一死战，若不能取胜，甘伏军法。”楚王召子文问曰：“孤欲召子玉还，而子玉请战，于卿何如？”子文曰：“晋之救宋，志在图伯；然晋之伯，非楚利也。能与晋抗者惟楚，必遣使至楚。楚若避晋，则晋遂伯矣。且曹、卫我之与国，见楚避晋，必惧而附晋，姑令相持，以坚曹、卫之心，不亦可乎？王但戒子玉勿轻与晋战，若讲和而退，犹不失南北之局也。”楚王如其言，吩咐越椒，戒得臣勿轻战，可和则和。成得臣闻越椒回复之话，且喜不即班师，攻宋愈急，昼夜不息。

宋成公初时，得公孙固报言，晋侯将伐曹、卫以解宋围，乃悉力固守。及楚成王分兵一半，救卫去了，得臣之围愈急，心下转慌。大夫门尹般进曰：“晋知救卫之师已行，未知围宋之师未退也。臣请冒死出城，再见晋君，乞其救援。”宋成公曰：“求人至再，岂可以空言往乎？”乃籍库藏中宝玉重器之数，造成册籍，献于晋侯，以求进兵，只等楚兵宁静，便照册输纳。门尹般再要一人帮行，宋公使华秀老同之。二人辞了宋公，觑个方便，缒城而出，偷过敌寨，一路挨访晋军，到于何处，径奔军前告急。门尹般、华秀老二人见了晋侯，涕泣而言：“敝邑亡在旦夕，寡君惟是不腆宗器，愿

纳左右，乞赐哀怜！”文公谓先轸曰：“宋事急矣！若不往救，是无宋也，若往救，必须战楚。郤穀曾为寡人策之，非合齐、秦为助不可。今楚归谷地于齐，与之通好，秦、楚又无隙，未肯合谋；将若之何？”先轸对曰：“臣有一策，能使齐、秦自来战楚。”文公欣然，问：“卿有何妙计，使齐、秦自来战楚？”先轸对曰：“宋之赂我，可谓厚矣！受赂而救，君何义焉？不如辞之，使宋以赂晋之物，分赂齐、秦，求二国向楚宛转，乞其解围。二国自谓力能得之于楚，必遣使至楚。楚若不从，则齐、秦之隙成矣。”文公曰：“倘请之而从，齐、秦将以宋奉楚，与我何利焉？”先轸对曰：“臣又有一策，能使楚必不从齐、秦之请。”文公曰：“卿又有何计，使楚必不从齐、秦之请？”先轸曰：“曹、卫，楚所爱也，宋，楚所嫉也。我已逐卫侯，执曹伯矣。二国土地，在我掌握，与宋连界。诚割取二国田土，以界宋人，则楚之恨宋愈甚，齐、秦虽请，其肯从乎？齐、秦怜宋而怒楚，虽欲不与晋合，不可得也。”文公抚掌称善。乃使门尹般以宝玉重器之数，分作二籍，转献齐、秦二国，门尹般如秦，华秀老如齐，约定一般说话，相见之间，须要极其哀恳。

秀老至齐，参见了昭公，言：“晋、楚方恶，此难非上国不解。若因上国得保社稷，不惟先朝重器不敢爱，愿年年聘好，子孙无间。”齐昭公问曰：“今楚君何在？”华秀老曰：“楚王亦肯解围，已退师于申矣。惟楚令尹成得臣新得楚政，谓敝邑旦暮可下，贪功不退，是以乞怜于上国耳！”昭公曰：“楚王前日取我谷邑，近日复归于我，结好而退，此无贪功之心。既令尹成得臣不肯解围，寡人为宋曲意请之。”乃命崔夭为使，径至宋地，往见得臣，为宋求释。

门尹般到秦，亦如华秀老之言。秦穆公亦遣公子絷为使，如楚军与得臣讨情。齐、秦两不相照，各自遣使，门尹般和华秀老俱转到晋军回话。文公谓之曰：“寡人已灭曹、卫，其田近宋者，不敢自私。”乃命狐偃同门尹般收取卫田，命胥臣同华秀老收取曹田，把两国守臣尽行赶逐。崔夭、公子絷正在成得臣幕下替宋讲和，恰好那些被逐的守臣，纷纷来诉，说：“宋大夫门尹般、华秀老倚晋之威，将本国田土，都割据去了。”得臣大怒，谓齐、秦使者曰：“宋人如此欺负曹、卫，岂像个讲和的？不敢奉命，休怪，休怪！”崔夭和公子絷一场没趣，即时辞回。晋侯闻得臣不准齐、秦二国之请，预遣人于中途邀迎二国使臣，到于营中，盛席款待，诉以“楚将骄悍无礼，即日与晋交战，望二国出兵相助”。崔夭、公子絷领